

美丽的花火

□吉安

当我走进生产钻戒的流水线车间,我被那些埋头努力工作的年轻人孔震动。

就在这座机器轰鸣的生产车间里,我注意到一个20岁左右的大男孩,他有一张清秀温和的脸,眉宇间写满了执着。他坐在整个车间的门口,好像守门的卫士。一桌一椅,一台镶钻的机器,便是他工作的全部内容。他正一心一意地钻研着手中小小的戒指,和上面需要用放大设备才能看清的璀璨的钻石。他没有加入流水线的队伍,我因此心生好奇。车间的工作人员于是告诉我,他刚刚参加工作,尚不熟悉镶钻的手艺,需要一段时间的学习,才能变成一个合格的流水线工人,完成这一不得有丝毫马虎的精细环节。每个年轻人都要花费一到两年的时间,才能掌握钻戒的制作流程,成为技艺精湛的高级蓝领。一旦他们成熟,即便名牌大学毕业的研究生,也要向这些实践经验丰富的师傅学习,才能在团队中立足。

一枚小小的为全世界的恋人守护爱情的钻戒,需要设计图纸、压胶模、注蜡、铸金、镶石、抛光、喷砂、电金等20多道工序,才能最终抵达神圣的婚礼殿堂,让恋人一生珍藏。它倾注了无数年轻人的汗水,也凝聚了他们激荡的青春和梦想。

我不想停下脚步,问一问那个沉浸在小小的工位前,俯身学习镶钻工艺的年轻人,他来自哪儿?他的故乡有没有波澜壮阔的大海,或者绵延起伏的群山?当他走出故乡,奔赴千里迢迢之外的深圳,他有没有过胆怯?他希望10年后,自己能从流水线的车间门口,晋升到哪个位置?每天他走出嘈杂的车间,看到漫天绚烂的晚霞,他有没有憧憬过属于自己的爱情?当一枚能够囿住未来恋人的小小钻戒,在那些晨光熹微的黎明,他对自己有过怎样的承诺?而那些听着天南海北工友的鼾声入眠的夜晚,他又有过怎样斑斓的梦境?当他抬头看向天空,或者俯视大地,那些飘荡的云朵和

怒放的花儿,又会让他想起什么?

是的,我有太多的问题想要问他,这样一张年轻安静的面容,深深吸引了我。他是无数为了理想奔赴深圳的年轻人,他也是独一无二的自己。他还有着漫长的人生,在那前方的道路上,荆棘丛生,也繁花似锦,他将用此刻小心翼翼观察一粒钻石的眼睛,和尚未变得粗壮有力的双手,去勇敢地迎接它们。

但我最终什么也没有问。我只是站在他的身后,默默注视了他片刻。我的视线掠过他的头发,那里犹如茂密的丛林,在明亮的白炽灯下,散发出野性蓬勃的光。他一生的爱与力,都蕴藏在那里。此刻,它们在幽闭的车间里,犹如起伏的汪洋,让我忽然间动容。仿佛无数的浪涛,正以排山倒海般的雄浑之力,推动着一座城市奔赴无尽的远方。

在深圳的深南大道上,人们常会看到高架桥上的水泥缝隙间,有灌木植物在顽强地生长。谁也不知道它们来自哪儿,或许是被一阵大风无意中吹落到这里,也或许是一只鸟儿歌唱的时候,不小心遗失了嘴里的种子。它们如此葱郁茂盛,不亚于广袤的大地上任何一株自由生长的树木。这强大柔韧的生命力,总让我想起流水线上那些年轻的面容,他们从四面八方汇聚到这里,落在这座城市任何一个角落。他们尽情吸纳着太平洋上空带来的清澈海水的气息,在这片沧海桑田般从小渔村变身繁华都市的大地上,以夸父逐日般的毅力,永不停息地向前。

我来自河南的朋友阿金,为什么要坚持数十年,用相机和文字在网上记录那些行走在深圳的陌生人?他说,因为从每一个像自己一样迁徙到这座城市,并以开疆拓土的精神努力生活的陌生人身上,他看到了一种生生不息的力与美,这是来自强大生命的力,这是来自鲜活生命的美。就像海边的大风,卷起翻滚的浪涛,和奔涌的云朵,让人怦然心动的瞬间,值得他持之以恒地记录。就在这样的记录中,他看到人与城市碰撞出的美丽的花火。

风且吟听

□李忠元

小时候,老家的村前有一条赶截道,两边是一溜土棱子,种着低矮的灌木,大多是柳树毛子,为的是方便牛、马等牲畜通行,牲畜糟蹋不了旁边的庄稼,故称“赶截道”。

经过村前的赶截道,走一里地的路程,就到了一望无际的草原。草原上蒿草丰茂,百花飘香,小溪潺潺,群鸟争鸣,一派诗情画意。

我的童年就是在这广袤的草原上度过的。那时,农家人口多,农活很繁杂,为了缓解大人的压力,我们这些小孩子,也要帮助父母干一些力所能及的活儿。我的活儿就是在草原上放牧。

我的童年几乎都在草原放牧,那里留下了很多美好的回忆。每天,我牵着马,于清早启程,沿着那条赶截道一直向前,到草原放牧。那时青草遍地,且长势良好,早晨草叶上点缀着密密麻麻、分布均匀、晶莹剔透的露珠。我踩在软绵绵的草地上,走不多远,脚上穿的黄胶鞋便湿透了,灌进鞋套子里很多露水,走起路来呱呱叫,活像一脚踩到了蛤蟆。那时没钱买靴子,脚上始终穿一解放牌的黄胶鞋,走在水草丰美的草地上,走遍了沟沟坎坎,踏遍了千山万水。

我家养的牲畜虽然不多,但马、牛、驴、骡你方唱罢我登场,每一样都养过。后来,家中买了一辆小马车,我去草原放牧再也不用那么劳累了,只需套上小马车,让马车一路载我,一边走一边放牧。坐在马车上,我可以悠闲自在饱览沿途美景,或者坐在马车上看书,享受一个慢悠悠的诗意旅行。

到了草原深处,我将马套卸下,用一根长绳,将马拴在车上,这样我就可以去玩乐了。草原有很多好处,把牲畜放在一边,我一头冲到草原里采野花、挖野菜、掏鸟窝、下夹子捕野兔……

说到野花,我的眼前立刻涌现出一派诗情画意,草地上点缀着很多野花,煞是好看。有烟火头、小蝶、野黄花儿……很多野花长得很美,但却一叫不上名字。

那时的草原百鸟争鸣,有公黄、母黄、七彩蓝颡、水扎、油拉鹳子、鹅卵石、云雀等,它们展翅在天空,一个比一个飞得高。

草原青青忆牧马

炊乡烟土

月色故乡(组诗)

□燕南飞

归宿

亲手点亮小村的每一盏灯火
爱从你的第一滴泪开始,泪透窗口,
鸦雀无声
爱从你的黎明开始
梳理灶火中些许慌乱
曾爱过琵琶低语

当地又一次救下孤烟与落日,也救下
巴特尔撒野的心。
从此,一座村庄就有了归宿。她的
名字

会和一个男人的脚步早出晚归
并小心翼翼
生怕踩疼村庄的肋骨

葵花盛开的样子

守山人,坐成了一座山的样子
眼见落日余晖
就是一次投宿

成千上万朵花开花谢,都是永别时
嫣然一笑
此刻的灿烂
是用一辈子完成的惊险

他把光阴一寸一寸量完了。他笑。
他亲手凿下的墓碑
就是一垄葵花盛开的样子。它们错
落有致,向着彼此致敬
多么像一只虫子,一寸一寸往土里拱

偌大旷野还剩下一大片葵花,毕恭
毕敬地
向着一颗落日俯首
多美啊

他总是在这一刻泪流满面
他要亲手将自己种进去,种成一棵
葵花
还要怒放

月照故乡

它总是能把一个孩子的童年钓上来
或者小心翼翼地收网,捞起那些儿
女,整个村子
便被搜刮得一千二净

它的弦上,绷紧我们的家园
屋顶上丛生思念,风一吹,就沙沙作响
把黑夜,留给月光
把灯火,留给我
把我,留给母亲

当一颗月亮找到你的时候
就是和你自己相认的时候

有人会把自己削成一件乐器的样子,
送给你
去归途上弹响

月照故乡,并喜欢在此偏安一隅
当一颗月亮想起你的时候
就是你在它掌心长大的时候

它恨不得扑进怀里
和你抱头痛哭。那根弦,弹一下,便
响一声

而月光满地,这白白花花的银子啊,将
要买走我们的一生

还乡记

河流,是老村的一道泪痕
与一滴汗水的轨迹,没什么两样

每个人,都要把余生寄存在这里,像
一笔
私藏的时光,分期来取

“吾儿,见字如面”
白发渐生者,都成了牵肠挂肚的老
父亲

远在天涯的孩子,将每一根香烟
都抽成了炊烟的模样

一匹老马拖着黄昏,缓缓归来
每一条小巷都是一句土语,在它的
身体里游走

我不知道该怎样将一柱倾斜的炊烟
扶起
该怎样拥抱这些等候多年的老母亲

每一根小小的刺
扎进身体里,就是一根骨头

星诗空

远去的驯鹰人

□赵琳

絮语怀

雪在一个安静的夜晚悄然落
满乌审旗中部的嘎鲁图镇。

一夜的雪,牧人、羊、马匹、
牛、狐狸、猎狗踩出的羊肠小道,
所有的足迹都被掩埋,百里牧场,
只有白嫩的月光覆盖在茫茫草
地。

那时我正处于往返城市和牧
区的青年时期,仿佛我一直在逃
离,却又一直在场。一次次归去
间,记忆如同遭大地反噬的草,一
遍遍被命运碾压为灰烬,又无数
次被春风唤醒,经久不衰……

从榆林回到嘎鲁图镇的傍
晚,吃完祖母煮的面条和羊肉,祖
父就带我去20公里外的阿根斯
爷爷家。

白天的雪并未全部消融,路
上有稀稀疏疏牲畜踩出的痕迹。
沿途蒙古包里不断传来歌声,这
是年末,整个草原最热闹的时候。
祖父骑马走在前面,马鞍右
侧挂着矿灯。我的枣红马半
没见,看上去更壮了,用腿轻轻一
夹,一溜烟跑在前面。这条通往
阿根斯爷爷家的路我已往返10
多年,闭着眼都能找到。今晚的
月光有些消沉,雾茫茫地照着草
原,但我仍旧好几次跑到前面。

半年多未见阿根斯爷爷,我
很想念他;准确来说,我想念他
家的鹰。

祖父说,今年下半年阿根斯
爷爷的身体很不好。他去看望过
两次,小腿肿得像被成群的蜜蜂
蜇了,红通通的皮肤透着光,灯光
中都能看见皮肉里面流动的血。
阿根斯爷爷老了,76岁的年纪,
骑马摔在雪堆里,第二天才被人
发现。那晚零下十多度,把他一
双腿冻伤,加之腿上旧疾发作,
自此不能下床。

我有些诧异。暑假从榆林回
来,祖父和阿根斯爷爷在镇子接
我。他们两个人两匹马,马背
后挂着几张皮,他们在集市上将
完整的皮售卖给商人。那时的
阿根斯爷爷很健谈,面色红润,
精神奕奕,一副德高望重的长
者模样。

我那天回镇子,第一眼就见到
阿根斯爷爷,他那双深邃的黑晶
色的眼睛正盯着我。我大声地
跟他打招呼:“尊贵的阿根斯
爷爷,您家的鹰呢?”他笑呵呵
地点燃一根烟,从兜里掏出一
根短短的洁白光滑的骨笛给我。
他用大手摸摸我的头,说:“孩
子,老天正要收走我这个腐朽
的皮囊。我很高兴见到我可爱的
孩子,我的鹰在哩,它很想念我的
孩子们。”

我把手伸进背包,取出一个黑
色眼镜盒给他。

“尊贵的阿根斯爷爷,爸爸让
我带回来的,是榆林城里最好的
眼镜店买的,是最好那种,是带
着金边的那种。”他的眼睛不好,
托祖父带话给父亲,让我带回一
副老花镜。
夕阳映红嘎鲁图镇,我们牵马
走过镇子。镇子的热闹声越来越
远,所有人像是和我一一告别,
他们熙熙攘攘挤在街道两旁,
好奇地打量骑马赶集的人。这
几年,汽车、摩托车成为牧区
出行的必备工具,集镇上马的
影子越来越少。马好像突然消
失不见,只有牧区才能看见健
美的骏马。

童年的牧区,有无穷的美好
生活和神灵眷顾的新奇事物在
呼唤我。这让我觉得草原的
风有马奶酒的清香;草甸的云
朵是自由的,和洁白的羊群隔
着山冈相望;鹰盘旋在高空,
俯瞰大地,它在觅食,在狩猎,
在巡视……

我坐在祖父背后,紧紧抱住
祖父的腰。阿根斯爷爷骑一匹
老马,唱长调,手里摇晃着酒
壶,给我们讲述这段时间草原
上的事。谁家的姑娘出嫁,他
去做媒人;谁家的牛羊从出生
到走出牧区,都没有喝过萨拉
乌苏河的河水;谁家的碎事如
同遍地沙石,磨着他摇晃的牙
齿。他说到移居城里的两个儿
子,沉默不语,在空中甩手抽了
几下鞭子,马兴趣地扬起马蹄。
到家后,祖父留他一起吃晚饭,
他执意要回去,放心不下家里
饿着的鹰,他要回去喂养鹰和
牛羊。祖母把煮熟的羊肉切
块,和新出锅的花卷一起打包,
满满当当地挂在他的马鞍上。

他吹着口哨,翻身跨上马跑
出一段路,还不忘转身留下一
句:“孩子啊!明天来看鹰。”

我站在门口,马匹在夜色中
越来越模糊,直至马蹄声渐远,
才转身回家。饭后,仔细端详
这根短短的骨笛。笛子下端挂
了五彩的吊坠,象征平安吉祥;
中间部分白嫩嫩的,手指按上
去,正好堵着笛子的漏孔。

祖父告诉我,阿根斯爷爷是
草原最好的笛手,吹笛和驯鹰
都是一绝。

暑假,我和枣红马往返于
阿根斯爷爷家。放牧不忙时
候,我与他约定放鹰。

那是一只6岁的鹰,它扑扇
着翅膀站在阿根斯爷爷的手
臂上,弯钩般尖锐的鼻子,脑袋
不停地左右摆动,眼睛也转动
得很。它

幼时在西边的山上被阿根斯
爷爷发现,抓来时还不会飞。阿
根斯爷爷和鹰住在一起,喂养
它牛羊肉,用生肉喂出来的鹰
才会懂得猎物的味道。

驯鹰过程是艰难的,也是神
秘的。阿根斯爷爷把鹰拴在厚
厚的皮手套上,鹰的翅膀不断
抖动,它乖乖地、安静地站在
臂弯上。草甸无人,鹰在手臂
上一次次起飞,一次次摔倒跌
落,它需要时间去练习。数月
后,他和鹰站在草原的最高处。
鹰的眼睛机械,看见兔子踪迹
后,不断调整站姿,突然一个低
空飞行俯冲下去,精准地抓住
了兔子。

它成功了,阿根斯爷爷回家
就用新鲜的羊肉奖励它。

有次去放鹰,我跟着阿根斯
爷爷徒步上山,我们站在最高
点。草地苍茫,马在草甸吃草,
远处是烟雾弥漫的河流、稀
疏的蒙古包、放羊的牧民、阳
光下食草的牛……这里的一切
是自由的,那么静谧,那么悄
无声息地生长,那么平和地等
待晚霞的光结束一天的生活。

阿根斯爷爷一边抽烟,一边
给我讲述驯鹰的历史。这是他
驯的第六只鹰,这门手艺是世
代相传的。“我几次梦见我
要死了,两个儿子待在省城,
不想回牧区,不会驯鹰,不会
放牧。我将来会骑不动马,也
会在蒙古包里静静等待老天
召唤,这门手艺即将失传。你
手里的骨笛,是鹰骨做的。那
只金色羽毛的鹰,我一生在西
边雪山见过一次这么大的鹰,
铺开的翅膀可以覆盖蓝天,
一双利爪足以轻松抓走两只
肥羊。遇到的时候,它已经死
了,我用那一双健壮的鹰腿
骨做了一对笛子,你和阿勒则
各一个。”阿勒则是他的外
孙,比我小三岁,居住

在另一个牧场。

我不由低头摸摸手里的笛子,
再看这只鹰,稳稳站在阿根斯
爷爷手臂上。它的利爪紧紧
抓住厚手套,眼睛快速转动,
发出啾啾的叫声。它那神气,
仿佛对一株草的拔高都了如
指掌。

这时,远处石缝里钻出一只
兔子。顺着阿根斯爷爷手指的
方向看去,一个灰色的点在移
动。鹰警觉地扑扇两下翅膀,
一个俯身冲下去,不断靠近猎
物,不断调整姿势,不断和气流
搏斗,多像一个勇猛的战斗
啊!刹那间,一双利爪死死地
按住兔子,捕猎成功。我们赶
到的时候,兔子毙命,鹰啄兔
肉,利爪使劲抓着猎物。阿根
斯爷爷抚摸它背上的羽毛安
抚它,取下兔子。他抚摸鹰,
像是抚摸孩子的额头,充满慈
悲和感激。

我想到这些往事,它们像是
发生在昨天;而今晚,我和祖
父下马走进蒙古包,见到的阿
根斯爷爷虚弱无力,面色苍
白,身体的血液像被抽干一
样。他斜着半个身子靠在床
头,微微探出脑袋,消瘦的手
像枯萎的树枝缠住我的手,
和祖父打招呼。

祖父一直安慰他:“总会好
起来,熬过转场时节,万物都会
重生。你也会重新骑马牧牛
羊,站在高高的山顶放鹰捕
猎,和我一起到镇子购买盐巴
和香油。许多老伙计在转场
时间重生,我们都还有很长
的时间生活在草原,疾病一定
会过去,神灵一定会眷顾善
良的人。”

他的身子蜷缩在一起,像冬
天牧场沉睡的老鹰,在寒夜
中喘着粗气,说话十分吃力,
目光空洞呆滞。我的眼泪禁
不住流下,他勉强握紧我的手,
干裂的嘴唇挪动着词语。
“别伤心,我是草原长大的
……草原的孩子都有鹰的翅
膀,我死后在天空看着,我可
爱的孩子们都变成鹰,一点点
飞翔,飞到白云最高,蓝天最
蓝的地方。”

他们聊起很久以前的事,
甚至聊到第一个在嘎鲁图镇
安家的家族。祖父沉默地点
烟,两个人年轻时第一次见
面,就是我们家刚刚搬到牧
区那会儿,距今20多年了。

今晚像是最后的告别,我
和祖父陪了阿根斯爷爷整整
一晚。

第二天,我们吃罢早饭后
走时,阿根斯爷爷躺在床上
和我们挥手告别,鹰站在一
旁的木桩上,它扇动翅膀,
啾啾叫着,声音凄凉婉转。
我出门的时候,又握紧了袋
子里的骨笛。阿根斯爷爷还
是没有熬过冬天。他在两个
星期后的清晨,吩咐家人
们为他擦拭身体,戴上风雪
帽,注视着鹰吃完一块肥
美的羊肉。听说,他和鹰对
视了一个上午。然后,他让
儿子骑马把鹰放回天空。

他跟鹰一起飞走了。万物
的生命都是草原给予的,在
死亡来临的那一刻,都要把
自己偿还给大地。

他送我的笛子,我再没有
吹过,把它放进盒子,交给
祖父保管。

鹰属于草原,阿根斯爷爷
的一生属于草原。他们一定
在天空团聚,一人一马一
鹰,在遥远的天堂自由奔
跑飞翔。



乡间

李昊天 摄